

中年丛书

苦茶与红烛

珠海出版社



丛书

苦茶与红烛

刘绪源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茶与红烛/刘绪源著

(中年丛书)

ISBN7-80607-200-4/I·135 ¥6.20 元

I. 苦…

II. 刘…

III. 散文-中年-当代

IV. I257

苦茶与红烛

◎刘绪源著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赵洪林 雷良波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楼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4.125 字数:89千字

版次: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6.20元

小序

今天是我的 44 岁生日。

没有宴请，没有客来客往，没有带欢庆意味的活动。除了个别朋友的一两声真诚的祝福，今天和平时没有不同。今天过得很平静。

我以为，这样很好。这符合一个中年人应有的心境。

中年，不再有少男少女们那种浪漫而好奇的憧憬，也不需要老人们所喜欢的热闹与恭维。中年是实实在在的，是脚踏实地的，是胸有成竹的，因而，他是平静的，不慌不忙的，即便在愉快的日子里也并不轻飘飘，而依然是充实的，沉甸甸的。

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我开始写这本有关中年的书。

在这之前，我写过 3 本随笔：《逃出“怪圈”》、《人生的滋味》和《体面的人生》，分别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它们说是写给少年们的，其实更多的，却是青年人接受了它们。许多朋友向我诉说了对这些书（尤其是对其中的《人生的滋味》）的喜爱之情。这使我既感且愧，但也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

我很喜欢长篇随笔这样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思维探险，是一种静静的、缓缓的、面对面的交谈，也是一种心灵的宣泄。它的形式十分自由，能够让你娓娓地将

有关的思考一层层地表达出来。它有论文的内核,但就文体来看,却仍是散文的一种。

我希望能像前些年为少年们写书时那样,断断续续地写出3本谈中年的人生感受的书来,以献给我同龄或年龄相仿的朋友们。

如果天假以年,那么,在60岁之后,我还想写3本关于老年生活的书。当然,这更是后话了。

话休絮烦,言归正传。就让我们开始这本新的随笔吧。

顺便还想说一句的是,书中将引证或引用许多现代文化人的真实经历,这只是用以说明和探讨我们自己的人生感想。希望大家只将他们作为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来看待,这才能体察出许多人生的真味。

为什么总要选择这样的名人而不多谈些普通人呢?因为普通人的材料其实远比名人难找,而名人的故事我们多少总知道一些,更易于引起共鸣或联想。这也算是一种取巧的办法吧。

目 录

小序	(1)
A 章 40 岁,被忽略的分裂期	(1)
B 章 时也,势也	(15)
C 章 识尽愁滋味	(32)
D 章 冷静追求	(54)
E 章 趣味主义	(78)
F 章 家庭与婚姻	(98)
G 章 沉默与爆发	(112)
H 章 人的中年应当怎样度过(代后记)	(125)

A 章

40 岁，被忽略的分裂期

我觉得，人一过了 40 岁，很容易生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不少朋友们所共有的。据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现抄录如下：

中年的恐惧

人到了 40 岁上，心里常常想，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此生不会有大的奇迹了。今后再有意外的变故，那一定就是生病和老死。——这其实并非意外，因为人人都要走这一步，实在应是意料之中且情理之中的事。但似乎又不大甘心，觉得一辈子太短，太快，自己还没怎么活呢，怎么就要彻底结束，怎么今后就要再也没有自己这个人了呢？于是一空下来，心里常常就怀着一丝幽幽的恐惧，好像有个不大好的阴影时时跟踪着自己。心有点不安，有点悬。好在总是忙的时候多，因而这阴影还不算太可怖，恐惧也不是很强烈。

回想起来，幼小的时候曾有一个阶段，也产生过这种恐惧心理。那是在我还未上学时，第一次看见浸在药水里的尸体而诱发的。那感觉自然强烈得多，当时还曾吓出一场病来，病后就老是郁

郁地想象着死的感受和人之必死的道理，瘦瘦的小脸成天阴惨惨的，让家人担了好长时间的心。那时人还太小，很难承受得了这一遥远但极为严峻的事实。孩子总是健忘的，但这一恐惧却总也忘不干净。到后来，还是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故事和保尔那段人在临终前回顾一生的名言帮助了我，使我战胜了过早到来的心理危机。这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对哲学怀着浓厚兴趣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同时也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一些谈人生观的读物和青年修养读物特别钟情特别投入的原因。后一个原因使我变得单纯而轻信。单纯而轻信的少年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就特别容易上当，容易出错。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上当也会变成财富，一旦认清了虚假和真实，这样的人是会更加憎恶虚假和热爱真实的。

我不知道老年人对于死是否也有相类的恐惧，因为死与他们已是那样接近，它已变得更为严峻而决不遥远了。我从中年人的“小人之心”出发，总是很同情地猜度着老人们的绝望的心态。直到品尝了人生的苦汁，亲见了人世间的种种黑暗之后，我才比较能理解有些老人们对于辞世一事的安然而超脱的心境。

奇怪的是，两三年过去了，我那一丝幽幽的中年的恐惧居然悄悄地淡化了。我已不常想到它，想到时也只一笑置之。身边仍跟着阴影，但我似乎坦然了，不在乎了。是不是这几年尝过太多的苦汁？苦汁自然有（今后也将永远有），但原因怕未必在此。我想，对于死的这种不安、不平和愚乎，大约是刚进入四十上下的人大都有一种共同心绪吧，这就像进入十七八岁以后总会有一种初恋的冲动一样。人有几个心理的关卡，十七八岁与四十来岁正当其时。倒是我幼时的那段心路历程有点与众不同，在那样的年龄，也显得有点残酷（我曾很担心地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还好，一直到念初中，他还未曾有过这种阴惨惨的心灵的经历。）我很惊讶于造物主的如此奇妙的安排，想来，这也是千百万年人类史和文化史的有趣的积淀吧。它给少男少女们下的是兴奋剂类的药，以使他们更振

作地投入人生；而对中年却是发汗药，让你吓出点汗，降降温，冷静地想想周围的人事，然后进入一种更为镇静和沉着的状态。当然，兴奋的效果是大致相似的，发汗的效果却可以很不相同。本来麻木的人，发汗以后有的更其麻木；过于浮躁的人，有的虚火上升变得更为浮躁。只有少数的肯于长久地注视自己内心的中年人，才会在发汗以后，更珍惜自己的有限的岁月，使之不虚度。这种不虚度，与我少年时代读几本谈修养的读物后所决心做到的不虚度，其实是很不同的。因为这时已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已有了识别真假的纯属自己的目的，——他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那为数不多的中年人的行列。在那一丝幽幽的恐惧感日渐淡化的今天，我但愿自己能是这样的人。

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关于“死”的感觉。我们常说，“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那么，关于“爱”，40岁上下的人，大约也会有一些与以前所不同的想法吧？——我以为这是确实的。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就我所读过的看，现代女作家袁昌英的《行年四十》，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为便于读者起见，也抄在这里吧。

行年四十

袁昌英

四十大约是人生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刺激性，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士同样特别感觉着的。我国古语有，“行年四十而后方知不足”，“四十而不惑”，

“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等说法。《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自序里也把四十的重要写得轰轰烈烈，亦可说是痛哭流涕，中有“四十不成名不必再求名”，“四十不娶不必再娶”等句。就今人而论，胡适之先生过四十那年，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纪念他所经过的一切。最近钱乙蔡先生也出版了一本珠玉夺目的小诗集，既不命名，也不署名，只是赠送亲友，纪念他的四十生日。

东洋人也把四十看做人生吃紧的关头。英国名剧家卞尼罗专从心理及生理着眼，描写四十岁左右男女恋爱的难关。他的《中海峡》是一部相当成功而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剧本。所谓人生如旅客短短七八十年的寿命如同跨过英伦海峡的旅客一般，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正如渡到海峡的中间，旅途虽然已是走过了一半，可是险恶的大风浪，却正当头！

当今社会上活动的人物，多半是在这个困苦艰难，艰难奋斗的抗战中默然渡过了这四十岁的重要关头，其中当然是有许多可歌可泣，也许是可笑可骂的故事发生了。在太平时，那些故事也许掀起偌大的风波，使社会人士在讨论的当中，得着某事其所以转变的原委，可是在这大家头上罩着了更重要的难题的现在，大家耳闻目击了这些事，只不过骂一顿或笑一顿，或是热诚的叹息几声，或是冷凄凄的浇上一二句冰冷的批语便罢！若是这些事不幸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在平时如此，在战时也是如此，多半是讳莫如深严严密密的将这一切藏在灵魂的秘阁里，半个字也不让它透露出，遇着胆大一点的人，认为自己的良心上无愧，就将自己的经验炼成玉句金声，披上自己诗词的艳装丽服，执住诗神的微妙表情，打发在人间，作为一生的永久纪念。当然人生如旅客，每一个旅行人有每个人的特殊作风。有的只是走马看花，如美国的游历家到欧洲拜访名胜一样，一群群坐着卡车，到了那个地点，就算尽了访古的义务做

到了那回首当年，凭吊往古的风雅活动；有的也许感到了诗人所吟咏的一切，只是紧紧的锁在心里，不肯让人家知道罢了；有的却要在那名胜可以下笔或下刀的地方留下几句歪诗以为可以伴着名胜享受不朽；有的则必要将自己特别敏锐的性灵在名胜面前所感触的反响与活动写成游记或动情的诗词，留作人类美味的精神食粮。不待言，这每个旅客所独特的作风，在这同是旅途人的自由世界里，应当绝对自由的。可是我们对于那一部分能为人类出产美味精神食粮的特殊旅伴，不由的不发生感激而表示敬意，因为替我们解除旅途的枯寂，又使我们见到而体会到这旅途中我们自己不易见到而体会到的一切；并且他们肯把自己最亲切的感情与思想说给同伴听，这首先就是够朋友的行动了。那么，谁又能拒绝做他们的朋友咧！

我们由旅伴的叙说，数千年以来经过这旅程者的记载，以及耳闻目见或自己经历过的种种，知道四十岁是人生旅途中最大的一个关键，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转变，因此影响到一人整个的态度、行为及其毕生的事业。

某女士是学政治出身，对于一生事业的抱负及其人格的培养确实是非凡的。她尝对我说：“兰，你是学文学的，你们这班长咏高歌的半诗人，认为罗曼斯是人生中最重要且最不可缺少的经验。我的看法完全两样。我觉得一个人生在这大于宇宙里，应该如同培养一株特殊的名花嘉木一样，昼夜不息的小心谨慎着，一点不苟且的看护，不让害虫来侵蚀它，狂风暴雨摧残它使它得到充分的阳光雨露以及地气的精华，等到时候临头，它能尽其所有的本能与个性开出绝世的鲜花，结出惊人的硕果。像你们这种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实在是犯着摧残本性的嫌疑，我是极端反对的。”我虽是学文学，却没有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听了这话，心里不免有些不好受可是我明白她的话是指一般文人说的，并没有把我包括在内——真正的朋友

友是能这样体会彼此的意思的。况且以她那种生性非常活泼伶俐而模样儿又长得相当漂亮的人物，对于人生竟真是言行合一的严肃自持，我对之委实只有钦服敬爱的感情，绝对谈不到言语的计较。

她在二十余岁的时候，秉承父母之命，与某君正正经经结了婚。嗣后除了生儿育女经理家务以外，她还继续不断地忙着读书著述，以及其它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生活。朋友之中常常叹服道：“她真是个标准的新式女子。”

十年如一日，她对于人生严肃的态度一点没有改变。可是不久以后，不知在哪一个政治舞台上，她遇见了一个美貌男子，起先二人也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我们说：某人长得漂亮！她也说：实在是美。我们说：只可惜他的行为太浪漫，自重的女子不敢相信他。她也跟着叹息而已。

前些时，我在某大都市路过，与她盘桓了数日数夜，第一件使我惊讶不置的事是她对服装的讲究，容颜的修饰，比以前更未得注意，从前她的衣饰，和她整个人一样，只是严肃整洁而已。近来她的一切都添上了妩媚的色彩！她的住处和从前一样舒适，可是镜台上总是供着一瓶异色异香的花，书桌上总是摆着一盘清水养着的落英，仿佛像整个的神思都由这花与落英捧向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头一天，我只觉得奇异。这位阔别并不多时的朋友，怎么变得这般两样。我起先疑心她家里发生了什么齟齬，可是细心观察之后，只见她的丈夫及儿女还是和从前一样体贴，一样温存，即她自己的行动，除了这种失神及心不在焉的神气以外，与从前也没有什么分别。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那么，这失神的症结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天，她的丈夫因事出远门了。在那夜深人静的午夜，小孩当然正在做着甘香的好梦，我和她却仍然围着火盆细

谈。镜台上的夜兰送来了一阵阵的清香，转眼一看书案上的落英——这时是几朵鹅黄色的蔷薇——映在绿辉的灯光下，现得异样的诡秘！她的神思依然是在这两种花里彷徨着，泳荡着，迷离着。我若不是神志素来健全的人，一定要疑心她是已被花精迷惑着了。最后我不忍的试探一句：

“钰，你怎么和从前简直有点两样了呢？”

她精神一振，即刻回答我道：“我！两样了？那就真有点怪，我这种人还变到哪里去吗？”

我逼上去说：“钰，你有心事，只是不肯告诉我罢了！”

“你这家伙真是鬼，怎么看出了我有心事！老实告诉你，心事我是没有的，只是我的思想和以前有点出入而已。”

“在哪方面呢？难道是自由民主主义向左转，走到共产主义那方面去了，或是向右转，走到独裁主义的旗帜下呢？”

“我的政治思想仍旧没有多大的转变，还是守着我的老营：自由民主主义。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完全两样了。老觉得我的一生，直至现在为止，可说是整个的枉费了……”

在那夜阑人静屋暖花香的氛围里，她的话头正如开放了的都江堰，简直是波涛汹涌，只向外奔。蕴藉在她心灵深处的种种怨艾，种种愤怒和种种不平，如万马脱羁般，向我驰骋。不是我的神经十分结实的话，简直要被这马蹄踏得发昏！可是她毕竟是个有修养能自持的读书人，话虽长，却无一句伤着他人，也无一句涉及她那心中的疙瘩。但从那些施了脂粉，穿了时装的零散句子里面，我窥见她那失神的症结。

“恋爱应当是神圣的……一个人感情应当是绝对自由的……人在天地间，自己的生命应该全由自己处置……可是如卢梭所说，人生出来本是自由的，然而到处受到羁绊”，这样的语句，连篇累牍的夹在她的谈话里！同时她的两只眼睛不时注射在夜兰和蔷薇上面，仿佛要是可能的话，要是她有自由

处置自己的性命的话，她的生命，她的灵魂和她的一切都可以醉倒，晕倒，死倒在这花的怀抱里，在此情形之下，我不由得试探一句：

“你现在怎么这样爱花，这些花是你们园里出的吗？”

“这些花是个朋友送的。爱花！我现在简直如醉如狂的爱花！花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就湮没在花里。我这朋友知道我爱花……无论谁送的花，我都一样的爱！”

我心里已猜着献花的人，可是不敢，也不必道破。连忙又转变话头问道：

“钰，你近来真是变得可以的了！记得你从前怎么骂我们文人爱闹罗曼斯吗？你现在的论调，谁说不比什么都来得罗曼蒂克！”

“回想从前的一切，我简直是懊悔极了！我的家庭教育，以及旧道德观念白白葬送了我大半世的黄金生命！想起来，那种无意识，循规蹈矩的生活简直不知如何过下去的！”

她不说，我也不敢说，我如直觉地看得很清楚：我的好友是在一种新的、如醉如狂的恋爱中挣扎她的新生命！我为她愉快，更为她惶恐。愉快的是她终于尝到了恋爱的滋味，了解了人生方面的意义；惶恐的是唯恐她将堕入人生悲观的深渊，受到人类恶意的奚落。最后惶恐战胜了愉快的心情，我有意提醒她一句，使她有所解脱有所觉悟：

“钰，你今年是不是刚刚四十？”

“还差几个月。”

“你要留神，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关头，你的种种思想转变，都有它的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根据。”

“这又奇了，我的思想与我的年龄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再过两年，你就明白了。我介绍你几本书去看看吧。你们研究政治的人，太不注意人生的大道理了！”

“好吧，你明儿把书名写给我，我真不相信你的书里能解决我的思想的转变！”

“不但解决你的思想，而且要指示你的行为咧！”

我们那夜的谈话就停于此。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一别数月，不久以前，她给我来了一封十分恳切而冗长的信，叙述她这几年来感情上，思想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种种变化。她最后对于我的启示和读物的介绍，表示特别感激。是的，她了解了恋爱的滋味，踏入那神秘的境界，可是因为我的暗示，她没有走入恋爱的歧途，演出那连带的悲剧。经过那番激烈的转变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的健全的生活了。

她的信是不许公开的。可是过了四十的人一定是能体会其中的意味；未过四十的人，姑且等着时间来告诉你就是了。

总之，四十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关键，在生理上说起来，一个由出生到四十是如东升的红日，一步步向着午天腾达的，只是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光大，越来越辉煌的，可是过了四十，就像渐向西沉的黄金色的日轮一样，光芒也许特别的锐利，颜色也许异样的灿烂，热力也许特别的炽热，然而总不免朝着衰败消落的悲哀里进行。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的挣扎；尤其是女子，那天生的大生命力要在她的身上逞其最大的压迫，无上的威力，来执行它那创造新生命的使命。所以在四十左右的男女，如果婚姻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一定受不起那生命力的压迫与威力，而要生种种喜新厌旧的变态行为。如果在四十左右尚未结婚的男女，对于嫁娶的要求，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因为环境殊异的关系，例外总是有的。在四十以前，生命力似乎觉得有的是时间，用不着忙，用不着急，尤其用不着充分使用它的权威。四十一来，它就有点慌了，如果不奋勇直前的发挥它的力量，用尽它最后的威力，恐怕要受上帝贵罚，定它有亏职守的大罪。

因为生理上的关系，心理上也发生了绝大的影响。四十以下的心情是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的是力量，有的是生机，有的是雪山上直奔而来的源泉，无穷无尽的供他这力量，这生机。四十以前的生活是一种不受意识支配的向外发展，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潜意识的动态。有的事，他或她这么做并不是经过了意识的衡量而才发生的行动，而只是像儿童玩耍一样，身上的生气太旺盛，消耗在正常生活以内而尚有剩余的力量太多了，不得不如此发泄罢了。过了四十岁的人，回想当年种种浪费精力、白废时间的行动总不免三致叹息，就是这个缘故。梁任公的“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恐怕多少也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可是四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一波不兴，幽闲自在的接受天地宇宙间一切事物，而加以淡化的反映，天光云彩也好，绿杨飞鸟也好，水榭明山也好，它都给泛上一番清雅的色调，呈现在他清流里。这也许是一种近乎诗人式的心境。可是就大体言之，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类别的不同，因而形成雅俗之分罢了。因为心境的平衡，他的判断力就来得比以前特别清晰，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在以前，他的大部分生活力都被那创造新生命的意识霸占了去，做它的工作，所以他的行动大半不能自主。现在那生命力的威风渐渐退减了，他的性灵的力量可以出头了，可以充分的发挥了。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强；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大人物都要在这时候特逞身手，做出他或她性灵中所要求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人与万物之所以不同，恐怕就在这要求不朽上面。说得露骨一点，在四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新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在四十以后，性灵的威力，

人格的表现才开始占着上风。在他或她已经执行了替天行道的使命以后，这才猛抬头发现一向被冷落了的“自我”，从黑影里奔出来，质问道：“我呢？现在应该给我一点机会吧！来！让我来干一下子。时间不早了，努力前进，让我来把这‘张三’两个字，或‘李四娘’三个字，在事业上，功德上，或著述上，留下永远的名声，在天地间永久存在着，在人心享受无穷的爱戴。

这种四十的大转变，当然以体气性格与环境的种种不同，在个人感觉方面，自有其轻重淡浓深浅的分别：有的人只是恍恍惚惚地感觉一点；有的则在心理与生理上都感觉着狂风暴雨般的大变动；当然一半也还凭本人自身分析力的敏锐或迟钝为转移。

但是有刚才四十岁的人，就自称衰老，遽尔颓丧，那就未免太过自暴自弃了，因为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

这篇文章写于1941年3月，作者已经47岁了，对于40岁的人生，她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了。这确是一篇精彩的作品，其中很可能溶入了她自身的感情经历。

据现代文学研究者倪墨炎先生的考订，袁昌英系湖南醴陵人，父亲当过湖南和云南省的财政厅长。她22岁时自费赴英留学，5年后获文学硕士归国。32岁时又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29年到武汉，成为武汉大学创办之初的第一批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但1957年后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文革”开始后更是被打成了“反革命”，以后又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1973年在挨批挨斗和贫病交加中死去。她是法国文学专家，写过好几个有影响的剧本，并有两本散文集行世，即